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集傳名物鈔卷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一百二 經部

詩集傳名物鈔卷二

元 許謙 撰

邶一之三變

程子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為變風之首

傳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此從鄭譜說也䟽謂此無文驗其水土之

名知之傳又謂邶鄘不詳始封今案史記武王克商封紂子禄父殷之餘民漢地理志河内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内為三國邶鄘衛是也邶以封武庚詩傳既云自朝歌分為三則武庚之國似無處所參以地志之説則若可通但又以鄘衛為管蔡之所尹則恐非事實也

傳○邶蒲對反鄘音容行戸剛反○殷王武乙二祀自亳遷都朝歌歴太丁帝乙而至紂○漕音曹墟

丘於反澶時連反相息亮反濮博木反

柏舟鄘一莊姜不見荅　異

經

一章言柏舟則宜以載物乃汎汎於水中而無所用以此喻己故耿耿而憂思至於不能寐如有所隱痛之憂非無酒以自樂然此憂非酒之所能遣也二章承上言鑒明則可度物我心憂煩不能度物不知何以處此歸而告諸兄弟聊

以舒此憤爾而又逢彼之怒是兄弟亦不可據
憑而終莫知所以自處也三章於是自反平昔
我心貞固過於石而不可轉我心平直過於席
而不可卷威儀動止之間皆無一失而不必選
而不見咎於君子豈我之過哉石不可轉是其
貞潔自守之操堅席不可卷是其公平逮下之
心溥也四章謂我之憂者自揆無過正以見怒
諸妾讒譖而致然默而思之無可奈何惟拊心

而已卒章再言上下失序所以憂不能觧但恨不能飛去爾憂之極止曰不能奮飛可謂正而不深怨矣

傳○一章汎芳劍反紐音令易孚梵反○語録問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注作比義看來與雎鳩在河洲無異彼何以為興曰他下面便説淑女見得是因彼興此此詩纔説柏舟下面更無貼意見得其義是比○緻直利反密也

此詩舊説男子作朱子以為婦人詩蓋觀其辭氣而得之以卑順柔弱四言舉一篇大旨此讀詩凡例也讀詩者每於一篇吟哦上下優游涵泳以意隨之而求詩人志之所在庶不負朱子之教也

二章度待洛反○四章摽符小反類隅切令易並小反○卒章垢舉后反憒古對反心亂也眊莫冒反目不明貌

序○頊去營反○傅强其两反定丁佞反傅音附謚
神至反斷都亂反冠古玩反○史記康叔之子康
伯六世皆書伯至頊侯厚賂周夷王王命為衛侯
索隱曰康誥命爾侯于東土又云孟侯則康叔已
為侯也子康伯即稱伯謂方伯耳非降爵也頊侯
德衰不監諸侯乃從本爵非賂王而稱侯也○謚
法甄心動懼曰頊甄之人反積也衒音眩扼於革
反懟徒對直類二反怨也

綠衣 二邶 莊姜歎失位

經○疏一章以表裏興幽顯二章以上下喻尊卑○詩緝綠衣黃裏言掩蔽而已綠衣黃裳則貴賤倒置夫人失位矣○詩緝綠兮衣兮不可但言是綠色之衣當玩味兩兮字詩有黃鳥白華不言兮唯此曰綠兮衣兮盖綠字衣字皆有意義綠以喻妾衣以喻上僭故以二兮字點掇而丁寧之

三章綠之所以成綠而為衣者人以絲染治而

成也妾之所以上僭者以君子嬖之而然也上

綠字已包前章衣字在内

語録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言古人所為恰與我相

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

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孟子所謂得志行乎中

國若合符節政謂是爾

首章言已為賤者所掩蔽次章則貴賤易位矣

然此但就妾身而言三章則言妾僭之由皆在

於君子末章則深達乎事逐時變物隨氣遷理
勢之常無足怪者尚何憂悴之有蓋絺綌夏服
也令風而淒其則固宜屏之不服有如扇捐篋
中之言而又絶無彼留戀恩情之意故三章之
思古人尚欲得處此之道而效之末章之思古
人反謂之獲我心是在我者處之素定而古人
善處此者反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至此豈有
一毫怨懟不平之氣哉此莊姜所以為賢也

傳○一章綠東方之間色謂蒼與黄二色相間雜而成綠○題下春秋隱公三年左氏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嬖於妾而生州吁莊從夫謚姜姓也

燕燕邶三莊姜送戴嬀

經○一章泣無聲出涕也涕土禮反目汁也

傳○一章鳦烏拔反○之子于歸他詩皆言嫁歸之歸惟此詩謂歸父母之家故曰大歸大歸者不反

之辭○左氏傳莊公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
死其娣戴嬀生完莊姜以為己子公卒完立是為
桓公隱公四年州吁弑桓公故戴嬀大歸于陳厲
戴皆謚嬀陳姓也嬀居為反
三章上音時掌反而下字無音案字書元在物
下之下則上聲自上而下之下則去聲凡與自
下而上之上對義者皆當作去聲讀後同

日月四章
邶
莊姜不見荅　在燕燕前

經○卒章畜許六反

四胡能有定期之之辭也謂令其心回惑何時

而能定乎此莊姜忠厚之意也朱子說是已然

之辭

終風 邶五 莊姜　在燕燕前

經

莊姜賢夫人也所思者大矣國君及夫人父母

一國而國人作則者也莊公無君人儀度其曰

終風曰暴曰霾曀陰雷曰謔浪笑傲為君如此果足以正一國乎夫人賢而不見荅果足以示人齊家之道乎國君之家不齊則一國之家不齊一國之家不齊則國殆矣夫人之中心是悼悠悠之思寤而不寐願言而嚔而懷所思者大矣非情欲之謂也儻莊姜為思情欲之人則謔浪笑傲而必喜陰曀虺雷而必怒矣○顧我則笑是不禮其夫人而不能相敬如賓可見

傳○一章疏日出而風為暴又曰陰雨不興而大風暴起○二章霾亡皆反類隅切今易謨皆反○雨王遇反霿謨逢蒙弄二反○疏風而雨土為霾又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三章詩記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曀焉厭苦之辭也○鼽巨尤反病寒鼻窒也

擊鼓六章

經○李氏州吁安於用兵踴躍欣喜不自勝也○漕

音曹○詩記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輕其帥可知末章承上章而足成其義

傳○兵行馬下本不須叶欲從上句鏜處而叶也然詩中第一句無韻者甚多末章闊活正不須叶信字當正作師人切恐非叶或本誤爾○一章通典滑州白馬縣衞國曹邑戴公廬于曹即此○鏠音峯兵耑也鏑音滴矢鏠也○二章左氏傳隱公元年鄭共叔之子滑奔衞衞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

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二年鄭人伐衛三年宋穆公疾召孔父而屬其兄之子殤公使公子馮出居鄭公卒而殤公立四年衛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宋人許之夏宋陳蔡衛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四國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朱子曰圍鄭五日而還出兵不為久而人怨之如此者身犯

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爲之用爾

凱風七邶孝子

經○三章浚音峻子金子叓有寒泉在浚之下言寒泉但在浚之下而不能上灌注其浚以比子不能養母有子七人而反使母受勞苦

傳○一章疏南風長養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長知丈反○字書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叢生人多取以爲藩歳久而無刺亦能高大如棗木色

白為白棘實酸者為樲棘○三章通典寒泉在濮州濮陽縣東南水經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即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卒章睍睆毛氏好貌箋以興顔色悦也詩緝光鮮貌檀弓華而睆睆睆明貌睍從目從見亦以色言之俗訛以為黄鳥之聲

今案睍睆字在黄鳥上其下别言載好其音睍睆與音字文意似不連宜詩緝説是

雄雉 邶八 婦人思其夫　異

經○詩記凡百君子我固不知孰為德行也但不忮

求則何用不善

傳○一章遺以季反○二章下上見燕燕

匏有苦葉 邶九 刺淫亂　異

經○三章箋歸妻使之來歸於己

此詩一章以水喻禮涉是徒步渡水之名水淺

可涉則是合禮而可行者也水深險而不可涉

則是非禮而不可行者也今濟處有深涉是不可涉者也况匏尚未可為浮渡之器乎以比非禮絶不可行之事是指淫亂而言也然於可渡處又當分擇深淺以厲以揭比事有合禮可行而又須擇義謂雖於禮可成男女之好又擇義而行之可也大抵四句作兩截看深涉之深非深厲之深深涉是水太深而不可涉者下面是水可涉而又就其中度淺深而揭厲也二章正

剌不度禮義非其妃耦犯禮相求濟盈不濡軌應一章下兩句雉鳴求其牡應一章上兩句三章言昏禮之正即深厲淺揭之意而濟盈不濡軌之反四章言非類不可從即濟有深淺之意而雉鳴求其牡之反

傳○一章瓠胡故反埤雅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毛氏匏謂之瓠誤矣盖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非一物也國語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

而已古今注匏之有柄者曰懸瓠可用為笙共九
用反○釋文厲説文作砅云履石渡水音同○二
章毛氏由輈以上為軌釋文云依傳意宜音犯軌
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軓車軾前也從車凡聲
音犯諸家説詩皆以為轍無不濡之理當作軓字
或為軋○今案周禮輈人䟽轍廣謂之軌轂末亦
為軌黄公紹古今韻會引説文軌車轍也又車軸
謂轊頭也轊即車軸之耑貫轂者車輪有高下有

廣狹皆定於軌輪中之軌旣同則轍迹亦同後人
因謂車轍亦曰軌曲禮塵不出軌以髙下言也中
庸車同軌以廣狹言也盖兵車乘車之輪其崇六
尺六寸軌居輪之中若濡軌則水深三尺三寸孔
疏以爲轍迹非也以是言之則此章軌字不必改
作軓但不作轍説可也軜音舟轂音彀軎音衛嵩
音端○三章迎宜慶反○卒章號戸羔反

谷風七 邶 婦人見棄於夫

經○一章詩緝黽勉猶勉强也力所不堪心所不欲而勉强為之皆謂之黽勉黽莫尹反

三章逝有踰越之意笱置於梁以待魚發起之則不可得魚矣毋逝我梁謂勿踰越我成家規模毋發我笱謂勿敗我所為之事雖去而猶有顧其家之意

四章亡與無同○五章售賣物去手也○卒章詩記肄習也詒我以武暴忿怒習以為常

傳○一章爾雅東風謂之谷風疏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也○蔓音萬俗呼作瞞菁音精葑蔓菁之類釋文今菘菜也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本草蔓菁即蕪菁梗短葉大連地上生闊葉紅色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河朔尤多又曰根細於温菘温菘今蘆菔也菘音嵩蘆音盧菔音服即蘿蔔○葍音福疏菲似葍爾雅謂之葸菜河内謂之宿菜爾雅菲葸菜注似蕪菁

華紫赤色可食又葍當蔬根如指正白可啖葍音息菖音宿○二章畿門内毛氏説也疏畿者期限之名周禮九畿王畿皆期限之義經云不遠言至有限之處故知是門内詩記韓愈遣瘧鬼詩白石為門畿盖以畿為門閫必有所據可以發明毛氏之説○爾雅荼苦菜疏味苦可食之菜生於秋經冬歷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黄似菊堪食但苦耳

案傳荼苦菜蓼屬詳見載芟是引以薅荼蓼句也此句在良耜言載芟誤而荼蓼之荼乃穢草非菜也爾雅謂之委葉字作蒤與苦菜之荼是兩物傳亦誤薅呼髙反蒤音荼

薺本草味甘葉作葅及羮佳○更平聲○三章地理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开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師古曰开音苦見反又音牽此山在靈州東南俗訛謂之汧屯

欽定四庫全書

山通典平涼郡原州平高縣即漢高平縣有笄頭山亦曰汧屯山涇水所出○前編渭自鳥鼠至入河一千八百七十里○馮皮冰反翊逸織反堰於建反○四章語録問就其深矣四句集傳以為興體疑是比體荅曰若無下面四句即是比既有下四句則只是興凡此類皆然非獨此章也○遽其據反○五章女音汝○語録問育恐育鞫張子之説推之下文及爾顛覆意不甚貫不若前説

為順荅曰姑存異義耳然舊說亦不甚明白○卒章項安世家說洸為武取武夫洸洸之意案說文洸水涌出也引詩此句為證徐鍇注言其勇如水之涌也如此說則武之義明

式微 邶十一 黎臣

經

兩章上二句勸歸之辭下二句怨辭也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

死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今曰微君之故又曰微君之躬似黎侯有為己亡之意蓋黎侯必有不君致亂之階而召狄故其謂所以濡於中露陷於泥中者為君之躬故耳否則主危臣憂主辱臣死又何有胡為乎之怨乎

傳○一章芘必至反覆孚救反○黎侯失國事見旄丘序下傳○二章難乃旦反

旄丘一 邶十 黎臣責衛

經○一章誕徒旱反

傳○一章詩記葛始生其節蹙而密既長其節闊而

疏○三章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

注君子大夫士也褎與袖同裼先歷反○女音汝

憒古對反○左傳注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

序○箋伯者州伯疏王制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

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

國以為州州有伯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曰牧

周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為長此釋序文傳不用此

簡兮邶十三賢者仕於泠官

經○一章子金子曰之方中在前上處言日正中時在庭前堂上以俟舞列○詩記曰之方中至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至近而易察之地於是焉不能察而用所以刺也朱子以明顯二字該之○卒章詩記山則有榛隰則有苓唯西州然後有此人

傳○一章易以豉反○疏舞謂之萬者何休云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商頌亦曰萬舞有奕殷亦以武定天下也詩記萬舞二舞之總名干舞者武舞之别名籥舞者文舞之别名文舞又謂之羽舞○疏言干則有戚禮記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籥師教國子舞羽吹籥○禮書干盾也以革為之其背曰瓦設錫朱質而繪以龍龍之外又繪以雜羽其繫之也以繡韋其屬繡

章以紛戚斧也玉戚以玉飾其柄柯長三尺博三
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錫音陽
白金也紛音分如綬○樂書羽舞者翟羽可用為
儀執之以舞所以為蔽翼者也○疏黄帝使泠倫
自崐崘之陰取竹吹之為黄鍾之宫周景王鑄鍾
而問於泠州鳩以泠氏世掌樂官故世號樂官為
泠官崐音昆崘盧昆反泠或作伶○譽音余稱美
也○二章韁居良反○疏御者執轡於此使馬騁

於彼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皆動於近而成於遠○三章翟雉屬○渥厚漬也言漬之久厚則有光澤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儀禮公燕羣臣大夫為賓宰夫為主人賓與卿大夫入即位主人獻賓及公卿大夫酢酬畢席工于西階上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升自西階北面坐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衆工不拜受爵有

脯醢○題下語録問簡兮詩張子謂其迹如此而
其中有過人者夫能卷而懷之是固可以為賢然
以聖賢出處律之恐未可以為盡善曰古之伶官
亦非甚賤其所執者猶是先王之正樂故獻工之
禮亦與之交酢但賢者而為此則自不得志耳○
侏儒俳優蓋亦衰世用之非樂中所當用者樂記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
儒獿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

古此正言後世之樂也俯猶曲也儶即儒獶乃刀
反獮猴也舞者如獮猴戲

泉水四十卷衞女思歸

經○詩緝不瑕有害未為瑕過而有害也子金子不
為瑕疵而有害乎

傳釋諸姬為姪娣釋姑姊則曰諸姬夫姪娣從
嫁者也故可與謀若姑與姊則豈亦在所嫁之
國而可問之哉詩緝既出適於人則與父母兄

弟相遠矣今父母終唯姑姊尚存問其安否感親之歿而念骨肉之存者也當從此說

傳〇一章泉淇皆衛水因思之而起興〇共居容反慮淩如反〇姬衛姓故得為姪娣〇二章毛氏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疏軷謂祭道路之神軷本山行之名道路有阻險故封土為山象伏牲其上天子用犬諸侯羊卿大夫酒脯既祭處者於是餞之飲於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

軷蒲末反轢音歴○又漢書黄帝之子纍祖好遠游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以為行神令案凡祭皆祭其神而以人鬼配如社稷則祭土榖之神而以后土棄配然則軷祭則祭道路之神或以纍祖配也○三章王應麟困學記聞隋志邢州内丘縣有干言山又李公緒記云柏人縣有干山言山柏人邢州堯山縣

案毛氏注脂牽其車疏既脂其車又設其舝是

注疏皆以脂牽兩言之也字書牽車軸耑鍵令字亦作轄其物以金為之無事則脫行則設之葢軸穿於轂而牽則貫於軸之兩耑而鍵夫輪者也今脂則脂其軸與轂牽則加其鍵也鍵巨展反

四章疏同出異歸曰肥泉○漕見擊鼓○寫除也詩緝寫謂傾而除之也曲禮器之漑者不寫

北門 五章 章 十 賢者不得志

經○李氏表記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禄不以大言受小禄以大言受小禄是不見知於君所不當受也衛臣終窶且貧不見知於君也非專較廩禄之厚薄也

外不見知於君而不得行其志内為窶貧之故而有室人之讁困於内外極矣乃一歸之於天非知命樂義之君子能如是乎

傳○題下懟見邶柏舟懟直類徒對二反怨也

北風 邶十六 君子見幾而作

經○語錄問狐與烏以比何物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之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氣象○詩記同車不必指貴者特協韻耳

靜女 邶十七 淫奔之男 異

經○語錄問傳以靜女為淫奔期會之詩以靜為閒雅之意不知淫奔之人相與狎溺何取乎閒雅曰淫奔之人不知其為可醜但見其為可愛耳以女

而俟人於城隅安得謂之閑雅而此曰靜女者猶日月所謂德音無良也無良則不足為德音矣而曰德音者愛之之辭也

首言城隅末言自牧蓋不特俟於城隅抑且相逐於野矣

傳○一章躑直炙反躅厨玉反行不進貌○卒章牧

見小雅出車

新臺八章十國人惡宣公

經○詩緝此詩齊人作

傳○一章園區倫反義見伐檀傳○二章洒詩記水光中見其臺之高峻○三章易離麗也注麗猶著也著直略反

二子乘舟邶九十

國人憐二子

經○詩緝自衛適齊必涉河首章言伋壽二子乘舟涉河以適齊其影汎汎然何所歸乎為其將見殺顧其影而憐之也我念而思之中心養養然憂不

知所定也二章言二子汎汎然從此逝矣痛其往而不返也詩人深求其心之無他而怨之故曰不為瑕過而有害也○子金子不瑕有害謂本無瑕疵而有禍害也

傳○一章左氏傳桓公十六年初衛宣公烝於夷姜（夷姜莊公妾宣公庶母上淫曰烝）生急子（即伋）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夷姜縊（失寵故）宣姜與朔搆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

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今案傳與此文不同者傳悉從毛氏文也○詩緝衛自宣公殺伋壽以朔為世子代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怨朔之讒殺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之容黔牟與燕伐周立子頹為王惠公奔溫及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

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狄乘其釁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極矣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殘相賊不唯流毒子孫啓侮夷狄以之殺身亡國其餘殃所漸且移王室之禍蓋綱常道盡天地幾於傾陷矣推原亂根始於夫婦之不正衽席之禍一至此邪以是知詩首關雎聖人之意深遠矣

衛宣淫於上下父子夷戮人道絶矣無足論也

惜乎伋之死未得其所爾伋非得罪於父特朔

毋子之搆也壽既告之逃以自免不陷父於惡斯可矣而以棄父命為辭必於就死是以從令為孝而擇義未精者也或曰宣姜故伋妻也令欲立其子非殺伋不可其譖之也必誣之以中冓之言或有令將之意若驪姬之譛中生者假使伋子而出誰許之乎曰君子之處事以其有愧於心焉否爾苟當於理而於心焉無愧則何䘏於人言昔者大舜嘗為之矣毋譛之也為象

奪嫡也瞽瞍欲殺之愛少子也其事與伋無異焉完廩浚井逃而得免於聖人之徳未嘗少損伋子於此取法焉可也而守區區一節之義豈非擇之未精者邪曰春秋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直稱晉侯而斥殺是專歸罪於獻公而不及申生何也曰春秋端本澄源之書也獻公嬖色愛庶戕嫡亂國禍生於君故專罪晉侯以為萬世為君者之戒然則成父之惡以致簡書之斥

者誰歟則責申生之意亦在言外矣古人以申生為恭世子故論伋子當與申生同科曰若是則父命終可抗邪曰抗父之命為不孝庸人之所能知君子則有義焉爾父生之子事之則宜致死焉固常道也而父子主恩今乃賊恩而殺其子以無罪尚可謂之人乎故子從父之逆命為恭之小陷其父以滅人倫為害義之大是以去彼而取此也孤竹君嘗以治命立叔齊而終

不從以失義也夫廢嫡立庶與無罪而殺子有
逕庭矣叔齊於其小者不忍累其父寧困餓而
不顧聖人深許其仁豈謂之抗父哉故首止之
盟春秋是之夫天王以愛易子諸侯以義定之
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正是故夫子又稱之
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盖有父子君臣則為中
國失則為蠻夷矣由是觀之君子以擇義為大

也然則壽之死也如之何曰壽知愛其兄而已

不知加父之惡也

鄘一之四 二變

柏舟 一鄘 共姜自誓

經○箋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詩

緝父母者子之天夫者婦之天今父與夫俱不存

惟母是我所天也何不信我而欲奪我志也

它它適也慝邪之匿於心者也它適而誓之死

靡為之其事猶顯至於一念邪思之微亦誓至死而靡發可見其心之貞固而節不可渝矣○共姜之時先王遺澤尚在關雎之化猶有存者故姜之守義雖或天性貞潔然教化之道不可誣也當時衛之風俗固因以厚矣而先儒說詩者以衛之淫風大行僅得共姜故聖人録之以為鄘首盖考之未詳爾衛自康叔傳九世至釐侯史皆無事可載釐侯立於厲王二十五年子

武公立於宣王十六年皆東遷之前在蘁侯時
有共姜暨武公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其終也
謚曰睿聖武公觀於淇奥抑詩可見則當時衛
俗安有不善者乎自其子莊公不禮於莊姜馴
致州吁之亂而宣公立宣淫於上下而淫風始
流行不可禁矣但詩各因一事而發聖人唯欲
取之以示勸戒固不必論時之先後為次第也
讀者詳之

傳○一章髦䟽禮注兒生三月翦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之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若父母没則脱之諸侯小歛脱髦士既殯脱髦若父母有先死者脱之至服闋又著二親並歿則因去之夾囟曰角午達曰羈内則櫛縰笄總拂髦冠是著於冠之内也髦之制未聞鬌徒果反闋苦穴反囟思晉反縰所買反○去起吕反○共音恭共伯衛釐侯子名餘武公兄○奪

謂奪其守義之心○覆孚救反

牆有茨鄘二刺宣姜

傳○一章詩記前漢梁王襄傳聽聞中冓之言注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顏師古曰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蓋閫内隱奥之處中冓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惠公名朔即構伋子者左氏傳閔公二年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昭

伯即公子頑宣公之長庶伋之兄也

君子偕老鄘三刺宣姜

經○一章副敷救反

首章三截上二句言夫人能與君子偕老則得有副笄之服既服此則宜從一而偕老中三句正言宣姜威儀容貌稱其象服下二句言今乃不善將云何哉中三句應副笄六珈下二句應

君子偕老○象服與子觀古人之象同○胡然

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謂夫人容貌之美服飾之
盛固無以加然而無德則人胡然而尊之如天
胡然而敬之如帝此則與上下兩章末句皆刺
之也一說容貌服飾如此胡然而自天降此乎
胡然而鬼神來此乎此則問辭後章末則荅之
曰此邦之媛也一說容貌服飾之盛胡為而在
此乎其自天而降也胡為而在此乎其鬼神也
此雖疑辭而却非問辭上說疑在胡然字此說

疑在天帝字

傳○一章天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注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服之以從王祭祀疏步繇謂在首之時行步繇動此據鄭時目驗以曉古至今去漢久遠亦無以知之追丁回反編步典必先二反覆芳救反繇與揺同

令案鄭說禮如此而箋詩亦曰如步揺皆不言步揺之制毛注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

後漢書和熹鄧后記注皇后首副其上有垂珠步則揺然不知步揺之身亦編髪為之否也盖謂之似步揺固已全非步揺之制自作疏時已不知之則副之為物今不可考矣

追師又曰追衡笄注追猶治也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笄卷髪者紞都感反縣音懸瑱他甸反卷音捲

今案鄭說禮如此是以衡笄為二物毛注笄衡笄也是以衡笄為一物愚竊以鄭說為是葢副有衡復有笄詩言副則有衡可知别舉笄則謂有六珈飾之盛也

疏六珈必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知

今案珈字從玉是以玉加飾於物也然追者治玉之名笄既以玉為則珈亦未知以何為飾而其制為如何

紞織如絛上屬於衡以懸瑱者也瑱以玉爲之以
纊縛之而屬於紞懸之當耳縛音篆卷也〇二章
翟衣見葛覃〇縉慈陵反帛也〇髢益髮疏巳髮
少聚他人髮益之左氏傳哀公十七年衛莊公見
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吕姜髢是也摘他狄
反〇三章袢釋文符袁反毛注是當暑袢延之服
疏袢延是熱之氣紲袢去熱之名言是當暑紲去
絆延之服也則紲字作泄字意解令傳作溥慢反

而云紲袢束縛意案說文袢博慢反而傳意袢字如絆字意是紲袢為連綿字共成束縛意也然溥慢反恐誤當如說文切

桑中鄘四　淫者　異

傳○一章爾雅唐蒙女蘿女蘿兔絲注別四名疏唐與蒙或并或別別則四名也本草夏生苗如絲蔓延草木上或云無根假氣而生實如蠶子爾雅又出一條曰蒙玉女注蒙即唐尤見唐蒙之別傳唐

蒙菜也從毛注也但唐非可食之物不知毛為何以為菜名○姜大率言貴族以誦女之美未必真有姜弋庸三姓○二章春秋襄公四年夫人姒氏薨公羊傳作弋氏薨定公十五年姒氏卒穀梁傳作弋氏卒○題下比毗志反同也濮音卜衛水名○史記衛靈公之晉至濮水之上夜聞鼓琴聲名師涓曰吾聞鼓琴狀似鬼神為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去之晉靈公令師涓援琴鼓之師曠止之曰

此亡國之聲不可聽師延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

序○譏以辭相責讓以禮辭責之質者正也責誚也哇邪也哇淫非正曲也

鶉之奔奔鄘五刺宣姜子頑

傳○一章爾雅曰鷂鶉注鷂屬䳜鶉一名鷂又曰鴽鴾母注鷂也青州呼鴾母䳜鴽田鼠所化鶉蝦蟇

所化爾雅又曰鶉其雄鵲牝痺又曰鶉子䳢鴽子鶉然則又有雌雄子母非盡化者矣鷯音僚鶛烏含反𪇆音如鵪音年蝦音霞䳸音麻鶛音皆痺音脾䳢音文鶉音寧

定之方中鄘六美衛文公

經○詩記升彼虛矣以領略其大勢降觀于桑以細察其土宜○詩記建國之初憂民之不得其所不敢遑寧曰終焉允臧者喜其果遂於志願也○詩

記淵虛明如淵也塞則多不明塞淵則實而明

傳○一章晉天文志營室二星天子之宫也一曰玄宫一曰清廟又為土功事爾雅營室謂之定注定正也作宫室皆以營室之中為正○疏鄭志楚丘在濟河閒疑在今東郡界杜預云楚丘濟陰成武縣西南猶在濟北故云濟河閒○通典滑州衛南縣衛文公自漕邑遷楚丘即此○度徒角反臬魚列反○冬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

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疏於造城郭處四角立四柱於柱四畔縣繩以正柱柱正然後以水平之法遥望柱高下定即知地之高下然後平高就下地既平於其中央樹八尺之臬於四角四中以八繩縣之臬既正乃於日出日入之時晝記臬景之端却於中臬以繩取景兩端之内一帀規之規之則遠近定而東西審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

臬則南北正恐其不審猶更以日中之景參之也朝夕即東西景也傳正取此文縣音玄槷臬同眡視同識音志○爾雅椅梓注即楸說文亦曰椅梓也梓楸也是為一物矣然經言椅又言梓故疏云楸之踈理而生子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則大類同而小別也○桐種不一諸家說亦多相亂惟寇宗奭本草衍義條其狀白桐可斲琴葉三杈開白花不結子梧桐開淡黃小花如棗花枝頭出絲墮

地成油霑漬衣履五六月結子然則白桐即今俗所謂毛桐詩之樹桐為琴瑟蓋白桐也梧桐不堪作琴瑟傳蓋誤○呉正傳案家語山有梓實而俯楸屬亦多喬聳但以實而俯者求梓則得之矣○二章杏溪傳寅羣書百攷堂當是今博州堂邑通典以為漢舊縣則堂邑之稱從來久矣博濮二州連境後衛成公自楚丘徙濮陽濮陽古屬濮州則知堂邑亦衛邑也○二章景山後說為是蓋測景

之事首章已言之而於此句之上有望字下有觀字則皆相視地形之意又毛曰景山大山也○三章非獨訓匪直字以兩句作一連説直如孟子非直為觀美也○詩緝左傳言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是實有之數三百乘計一千二百匹周禮校人邦國六閑馬四種齊道田馬各一閑駑馬三閑閑二百一十六馬六閑計一千二百九十六馬則三百乘正合侯國之數今云三千者革車

不用牝馬今併牝馬數之故為三千亦見諸侯各務富强不守舊制○題下燬虎委反○左氏傳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鶴實有禄位余焉能戰史記謂懿公淫樂奢侈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史記殺懿公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宋桓公逆諸河桓夫人宣姜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共滕皆衛別邑立戴公以廬

于曹齊侯使人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僖公二年齊桓公合諸侯城楚丘以封衛衛國亡○大布麤布大帛厚繒蓋用諸侯諒闇之服惠工加惠百工賴其利器用授方授百事之宜令詳布衣帛冠蓋不止用於戴公喪期之中此正文公貶損自警如越王卧薪嘗膽之意

蝃蝀 鄘七 刺淫奔

經

此詩前二章刺女子後章兼刺男女若果文公時詩真可見天理民彝未嘗一日可以泯絶而感應之速其效有如此者然則綱淪彝斁實自上為之非下之罪也衛因淫邪以致禍敗其亂極矣文公一轉移之民之知義乃如此且其辭非止論事常言而達禮知命真君子之言也○

禮曰信事人也信婦德也

傳○一章遠于萬反紐音令易于願反○爾雅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蜺為挈貳注虹江東呼雩俗名為美人虹蜺雌虹也挈貳其別名疏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曰虹闇者為雌雌曰蜺闇音暗螮即蝃○二章春官經注疏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煇謂日旁之光氣一曰祲陰陽氣相侵赤雲為陽黑雲為陰二曰象如赤烏三曰鑴日旁

雲氣刺日四曰監赤雲氣在日旁如冠珥五曰闇

日月食六曰瞢日月無光七曰彌雲氣貫日而過

八曰敘雲氣次序如山在日上九曰隮虹也十曰

想雜氣有似可形想祲子鴆反煇音運鑴許規反

鄉音向珥仍吏反瞢毋亘反

相鼠鄘八序以為文公作

經○詩緝凡獸皆有皮齒體獨言鼠者舉甲汙可惡

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

干旄鄘九 詩人美大夫好善

傳○紕符至反類隅切今易毗至反○後世或無翟羽染鳥羽為之謂之夏采夏上聲

旄旟旌令案周禮爾雅禮書參比而得其說曰凡旗有杠有縿有斿杠者旗竿也其首以旄牛尾注於其上又以翟五色之羽析之注于旄之上謂之旌則旄旌皆是杠之飾也旄與髦同其杠以素錦韜之然後以縿繫于杠縿以纁帛為之纁

絳色也旒亦絳帛而屬於縿之上以俗言之則縿是旗身旒是旗脚又以組飾旒之邊又用朱縷縫紕旒縿或以維持之不欲令曳地凡旗則自王以下各有所建旗上所畫則各有其物旟州里所建者也其上畫鳥隼鳥與隼二物也縿及旒皆畫之或者以為大司馬百官載旟乃卿大夫仲秋教治兵所建而司常州里建旟亦大閱時也見賢載旟無明文以疑此詩然司常下

文明言賔客亦如之而陳祥道曰州里建旟者州里之常百官載旟者一時之事軍國之容固不同耳此詩第二章干旟乃是箋所謂州長之屬疏所謂鄉内州長黨正遂内鄙長里宰鄰長等同建者也一章三章旄旌皆因旟而言紕者縫之也組者飾之也祝者維之也杠音江縿音衫旒音流斿同韜音滔屬音燭

載馳鄘十許穆夫人

經○一章唁疑戰反

案閔公二年冬十有二月狄入衛宋桓公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是年戴公卒而文公立然則戴公之立與卒在一月之間爾周十二月令十月也於是采蝱與麥之芃芃皆非其時特託意以言之如卷耳草蟲之類不必以為實然也蓋夫人欲歸唁衛侯知於義不可而極其思託意賦此詩也言我馳驅歸唁衛侯而

驅馬悠悠言必至于漕令許大夫雖往弔有跋涉之勞然我心則憂不觧也其不可歸之義夫人豈不知乎於是託許人諫不可往之義而言曰汝既不以我歸為嘉則信不能旋反而濟視爾雖不以我為善然我之思則不遠也不止也亦陟彼阿丘言采蝱以舒鬱結乎雖曰女子多思亦各有其道也許人皆尤我以思之太過是直童幼狂妄之言爾我之所思豈徒欲往唁之

而已乎許國之小力不能救將控告于大國以救之又設行野見麥之意且憂控大國誰因誰極乎大夫君子無以我為有過盖百爾所思不如我之自往也

傳〇一章杜預春秋世族譜許姜姓與齊同祖堯四岳伯夷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今潁川許昌是也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始見春秋今案許男爵穆公名新臣見僖公四年〇三章蝱本草

貝母根有瓣子黄白色如聚貝子故名貝母爾雅

作莔音萌○少夫照反

衛一之五三變

淇奥一衛君子美武公

經○語録問淇奥一篇衛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

可見一章言切磋琢磨則學問自修之功精密如

此二章言威儀服飾之盛有諸中而形諸外者也

三章言如金錫圭璧則鍜錬已精温純深粹而德

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僩赫咺之詞三章但言寬綽戲謔而已於此可見不事矜持而周旋自然中禮之意曰說得甚善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茍年九十五歲猶命羣臣使進規諫至如抑詩是他自警之詩後人不知遂以為戒厲王畢竟周之卿士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二章琇音秀

武公之所以有德全在切磋琢磨四字惟其工夫如此精密故有瑟僩赫咺之效存於内者周

故發於外者著下二句却就他人心上說謂此君子不可忘一章總言其講學自修之功敬德容儀之盛二章止言正其衣冠則其德容自充盖至此德成矣三章言守之於心者貞剛如金錫施之於四體者温粹如圭璧至於倚較則寛綽戲謔則不虐盖動作之間無所往而非德容之盛也

傳○一章見音現鑢良豫反錫它浪反槌直追反復

扶又反恂音峻

此章訓詁解義皆不及大學詳明曾子謂瑟兮僩兮恂慄也是瑟僩以存諸中者言所以章句謂嚴密武毅貌傳乃釋爲矜莊威嚴是就外言則與曾子所謂赫兮喧兮威儀者若有重意觧上文亦詳於此盖大學朱子晚年之書讀此章者當從大學

二章瑱它甸反縫扶用反〇夏官弁師王之皮弁

會五采玉璂象邸諸侯及孤卿大夫各以其等為之注疏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璂五采玉朱白蒼黄玄之玉也邸下抵也謂於弁内頂上以象骨為抵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三采朱白蒼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二采朱緑璂音其邸抵並丁禮反○三章棧仕限反牀第也第壯仕反㠯𣬈至反○猗釋文於綺反依也只是倚義今音同首

章而為歎辭恐於字義及句義皆若不協當從釋文○禮書輿人之法車廣六尺六寸三分車廣去一以為隧則輿深四尺四寸矣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則式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矣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則式三尺三寸矣以其隧之半為之較崇則較出於式二尺二寸矣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周禮注較兩輢上出式者疏較謂車輿兩相令人謂之平

焉也言兩較謂車相兩旁豎之者二者既別而云較兩輢上出式者以其較之兩頭皆置于輢上二木相附故據兩較出式而言之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詩疏則曰重較侯伯之車也此二說不同隧與邃同車輿深也揉汝九反輢於綺反○易以豉反中竹仲反○題下長知丈反朝直遥反舍始野反

考槃衛二詩人美賢者

經○詩緝永矢弗諼弗過弗告亦作詩者形容其高舉遠遯有終焉之意耳賢者不自言其如此也

考槃在澗可謂幽僻碩德之人居之則見其寛廣此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之意於是獨寐於此寤而自言誓永弗忘此樂矣二章同意歌則長其言也至曰宿則惟於此留止且不以語人是遯世無悶自樂於心并其言忘之矣

碩人衛三國人閔莊姜

傳○一章禪音丹○褧字書䌞也䌞枲屬爾雅翼䌞高四五尺或六七尺葉似苧而薄實如大麻子今人績為布盖用此布為禪衣故謂之褧語録意同箋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下章則自近郊正衣服乘車馬以入○春秋杜預注邢國在廣平襄國縣通典邢州龍岡縣邢遷夷儀即此廣平唐為洺州邢州則鉅鹿郡也攷異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内西南角殷時邢侯國周公子封邢

侯居此○春秋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即今濟南府之歷城縣○重直用反○二章蝤釋文與傳反切同然字書皆自秋反恐釋文誤爾雅蝤蠐蝎此蠐螬之類蝤蠐在木中蠐螬在糞土中○比毗志反○爾雅蚻蜻蜻注如蟬而小有文者謂之螓蚻音札蜻音精○疏輔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三章釋文鑣馬銜外鐵一名扇汗又曰排沫爾雅謂之钀魚列反○翟茀見召南何彼穠矣○

諸侯三門庫雉路三朝路寢在路門内内朝在路門外則外朝在雉門外矣日出而視朝者内朝也○諸侯路寢一在前小寢二在後東西建○四章

䟽鱣鮪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鋭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可烝為臛又可為鮓魚子可為醬鮪魚形似鱣而青黒頭小而尖似鐵兠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摩薑大

者不過七八尺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鮇鮪肉色白味不如鱣也盟盟莫更反膗黒各反羡也鳌音年鮇音叔○亂五患反炎亂荻並見秦蒹葭○佼古巧反好也

氓衛四淫奔被棄自悔 異

經○詩緝一章述始者已為男子所誘而已許之奔二章述已為男子所惑而遂奔之三章述其既奔而悔四章述其愛弛而見棄五章述其至家而羞

見兄弟六章述其怨而自解之辭○二章涕它禮
反詩緝漣漣涕出接續之貌○四章箋女家乏食
已三歲貧矣女音汝○卒章詩緝將與汝偕老今
我未老而已見棄若我從爾至老其被暴戾必有
甚者愈使我怨也舊說以老使我怨爲今老而見
棄據此詩言總角之宴則此婦人始笄便爲此氓
之婦又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又言三歲爲婦是
正及三年便見棄不應便老也○下濕曰隰

傳○一章朱子初言氓者見其來莫知其為誰何也
既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此言之次第○布訓幣毛
氏文疏幣者布帛之名今案天官外府注布泉也
其藏曰泉其行曰布疏布泉一也即錢也若布作
錢說亦通○漢志東郡有頓丘縣○狡古巧反猾
也○三章爾雅鶌鳩鶻鵃注與傳同疏春來秋去
一名鳴鳩月令鳴鳩拂其羽鶌居物反鶻音骨鵃
音嘲詳見小雅小宛○四章疏童容以幃障車之

傍如裳以為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此唯婦人之車飾為然○復扶又反○卒章反復之復芳服反○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衛太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

竹竿衛七衛女思歸

傳○一章殺色界反㝵小之也長而殺謂釣竿長而根大其末漸漸㝵小○二章遠見鄘蝃蝀○四章毛氏檜柏葉松身

芄蘭衛六不知所謂　異

經○子金子芄蘭之詩雖不知作者之本意大意柔弱之人不稱其服芄蘭蔓生纏繞非特達之物如童子雖有衣服之飾而垂帶悸兮便有羞澀驚悸之意

芄蘭柔弱之草其枝葉不足取以興童子無才智而居大人之位不足尚故雖服成人之佩而智不足以知我才不足以長我猶且不能自省

而舒緩放肆垂帶悸然以自得盖惟知處尊高之位侈然以樂其身而不知所以處之之道故為人指議如此盖人君柔弱不能勝任大夫以是刺之但無以見果為何君而發爾朱子以為不知所謂今依朱子訓詁而為說如此子金子之意又有不同者

傳○一章芄蘭爾雅一名雚陸璣蔓生葉青緑色而厚摘之白汁出食之甘脆鬻為茹滑美其子長數

寸似瓠子䧢音貫鸑音煮○唉徒濫反○二章閭

與開同彄苦侯反沓釋文待荅反當作託荅反冒

也將子匠反長知丈反

河廣衛七宋桓夫人思子

傳○一章詩記說苑曰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

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

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

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

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與祖為體以昭穆言也○疏一葦謂一束○疏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適宋不渡河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宋今睢陽去衛甚遠言宋近猶喻河狹

桼春秋傳莊公十二年宋桓公立僖公九年卒子襄公立閔公二年狄入衛宋桓公逆衛遺民

於河立戴公是年卒文公立文公元年即僖之元年也今傳曰衛在河北宋在河南是以狄未滅衛之前言之也而言河廣之詩作於襄公即位之後則衛不在河北矣其說自相枘鑿若據經一葦杭之為實則為衛在河北而襄公為太子之時若以一葦杭之為假設之辭則可為襄公即位之後而衛非河北矣二者必有一是一非然觀桓公迎衛之意似此時未出夫人也桓

公卒於衛文之八年不知何年出之然則衛在河北之說為誤而此詩作於襄公為太子時與即位之後則未可知也

題下衛有婦人之詩六人皆止於禮義謂共姜也莊姜也許穆夫人也宋桓夫人也泉水之女也竹竿之女也

伯兮衛八婦人思其夫

傳○一章殳說文積竹為之冬官廬人殳長尋有四

尺即丈二尺殳兵同强及殳兵同强上下同堅勁也無刃可殳打人故謂之圍欲細舉圍欲重舉謂手所操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而圍之被把中也圍之圜之也參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晉讀如搢謂下鐏也矜所捷也矜柄也鐏存問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為首圍首及上也注圍之大小未聞其矜八觚殳與擊同被皮義反把音霸矜渠巾反觚音孤○二章戰國策晉豫讓曰士為知已者死女為說已者容說弋雪反○三章思相字反○卒章疏房室所居之地總謂

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此盖專指東房而言此是北階入內寢處○題下文王遣戍役采薇出車杕杜詩周公勞歸士東山之詩也

有狐衛九寡婦思婚姻　異

傳○一章妃配同○二章凡帶有二革帶加裳上所以懸佩大帶加衣上所以束衣而為禮申重也申束衣并革帶而數之也

序○會男女之無夫家謂未成室家而不得授夫家

之田者

木瓜衛十男女贈荅　異

經

此雖淫邪相贈荅之辭然推而充之亦足以為法蓋彼施者雖輕我報者當重不以彼已相較而效之此厚之道也而猶曰匪報蓋如此則可永其好爾至於以薄加於我者則當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如張子所謂不要相學者可也

傳○一章楙音茂爾雅木瓜楙疏木瓜一名楙故傳

曰楙木○酢七故反○李氏江左右者名柤其實

如小瓜而有鼻食之津潤而不香者謂之木瓜圓

而小於木瓜食之酸澀而香者謂之木桃似木瓜

而無鼻而其品又為下謂之木李今案此言未知

是否○琚者處佩之中所以貫蠙珠而上繫於珩

下維璜衝牙者也蠙步眠反○三章釋文玖石黑

色

衛詩譜

衛自康叔至釐侯九世釐侯四十二年卒子武公和立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楊立二十三年卒子桓公完立十六年弟州吁弒之自立是年國人殺之立宣公晉十九年卒子惠公朔立三十一年卒子懿公赤立九年狄滅衛戴公申立而卒弟文公燬立二十五年卒子成公鄭立三十五年卒子穆公遬立十一年卒衛詩三十九篇今可譜者二十二

篇自釐侯至穆公十二君二百六十六年可見者如此耳其十七篇不知何世不可譜朱子説詩與鄭不同故不從鄭譜

鄘柏舟

右釐一詩

淇奥

右武一詩

邶柏舟　緑衣　日月

終風　碩人

右莊五詩

燕燕　擊鼓

右州吁二詩

新臺　二子乘舟

右宣二詩

牆有茨　君子偕老　鶉之奔奔

右惠三詩

載馳

右戴一詩

定之方中　蝃蝀　相鼠

干旄　河廣

右文五詩

式微　旄丘

右穆二詩

簡兮　北門二詩疑莊後　凱風

匏有苦葉　靜女　桑中

氓　木瓜六詩皆淫疑宣世

北風疑懿世　有狐疑戴文世　雄雉

谷風　泉水　考槃

竹竿　芄蘭　伯兮

右十七詩前十詩有所疑而不敢必後七詩

不可知何世

詩集傳名物鈔卷二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監生臣趙存與